

20世纪艺术文库·研究编

陈 墨 著

陈凯歌电影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

陈凯歌电影论

陈 墨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5 字数 409,000

1998年9月北京第1版 199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1802-0/J·538

定 价：26.80 元

引 言

陈凯歌大学毕业，开始走上电影创作道路时，已过了而立之年；如今更是早已年逾不惑，且有风霜华发。

陈凯歌一向勤学苦思，尤好作哲理性思辩，以至于“陈凯歌电影一贯曲高和寡。《黄土地》肇其端，《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继其后，都提出并探讨某些重大的人文主题。他总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追溯这种生存状态积淀的文化传统，在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拷问。这种批判的锋芒常常在刻意营造的视觉造型和声音造型中寓以复杂多变的涵义，直接用镜头或镜头段落作哲理性思辩。有些镜头或镜头段落，如《孩子王》的第一个镜头，简直要像读哲学论文那样仔细读解方能领会。即便如此，有时仍未必得其要领……”^①——这是一个活脱脱的哲人或学者的形象。说到学者，又有一说：“……这位于世人、影人眼里多少有些陌生、隔涩甚至神秘的电影导演，恰恰在‘做什么’这一点上却显得异样的分明！从《黄土地》、《大

^① 罗艺军：《霸王别姬》的文化意蕴，引自《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第248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阅兵》、《孩子王》到新近拍摄的《边走边唱》，前后8年时光里，但见他高头大马、两条腿挟着风声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忽而远走异国忽而又回转来径自钻入巨壑大野茅舍丛林，假如你问他想要做些什么，也许他会瞪着牛眼心平气静地告诉你：‘想做点儿学问。’”^①

陈凯歌确实比他的同学或同伴，比“第五代”导演如张艺谋、田壮壮、张军钊、吴子牛、周晓文……等人更有书卷气。

因而不难想象，若有人想雕塑陈凯歌的形象，那一定是：

手持书卷，
足立山峰。
头昂向上，
脸望虚空。
双眉皱起，
两眼惺忪……

——一副典型的孤独的哲人思考状。惟一的麻烦，或许是不知让他穿什么衣服：是中山服还是长城风雨衣？是西装革履还是宽袍大袖？

这也难怪，陈凯歌名头太大，如日中天。“陈凯歌的名字，是和中国新一代电影的崛起联在一起的。他不属于多产的导演，但每一部作品，都因对电影文化的开拓性贡献而引起国内外影坛的关注。仅他的前4部影片，就7次获得各种国际奖，一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特别奖。1988年鹿特丹电影节上的100多位影评人，曾以通讯方式推选出20位‘属于未来的导演’，陈凯

^① 王石：《在银幕上做学问的陈凯歌》，载《中国银幕》1991年第2期。

歌荣居第6，在国际公认的电影大师戈达尔之上。”^①（引者按：戈达尔排名第7）而陈凯歌的第5部影片《霸王别姬》又在戛纳国际电影上一举折桂，获金棕榈大奖，为中国导演及中国电影争得了殊荣。

陈凯歌有以上的哲人、学者、思想者的形象，不难理解。

也不能说那不是陈凯歌。

只不过，陈凯歌还有另一面，或许是更内在的一面、更本质的一面——

遥想当年，朱辛庄内，153同学，少年无羁，十足狂妄。评点今古，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

十年过去，势成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无轻无减，笑仍然是童颜。

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性，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绝不食言！^②

以上是陈凯歌为北京电影学院1982届毕业生毕业10周年首聚而作的《百字令》。作为那次聚会的重要节目之一，由陈凯歌本人在大会上朗诵。这是对同学毕业10周年纪念的祝辞，也是迟写、迟发的“第五代”宣言。

实话实说，这首词算不上是佳作。什么“朱辛庄内，153同学”，什么“十年过去，势成五代”，什么“热爱艺术，忠实生命

^① 罗雪莹：《银幕上的寻梦人——陈凯歌访谈录》，引自《敞开心扉——影坛名人访谈录》第288页。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② 这首词是作者委托朋友查找，口述笔录的，未见文字定稿，如有错，当由笔者负责。词中“朱辛庄”是当年北京电影学院所在地；“153同学”是指那一届全校各系同学总数。

……决不食言”等等，文辞浅白直露，简直为决心书、挑战书相类。与古诗词的审美意境，颇有距离。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此词虽形式粗糙，辞章乏彩，但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壮志豪情荡漾其间。那“少年无羁，十足狂妄”说的是真实；“洞彻人性，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言的是真志；“而今相聚，白发有添，无轻无减，一笑仍然是童颜”抒的是真情……虽然缺乏含蓄，又少文饰，但热情充沛，豪气干云。任谁听了，也要受到震动。因而说它是诗，又有何不可？！

同学相聚，欢乐天真。无论是导演、表演，演的都是他们自己。此时的陈凯歌，决不似上述呆板的孤独的铜像，而是白发童颜，与大家一起，诵读大家所熟悉的词章：“……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①

有趣的是，在他的同学们的心目中，陈凯歌另有一付形象，不是铜塑，而是漫画。如他的同学兼工作伙伴，《孩子王》主演谢园就曾编过这样的“段子”，漫画陈凯歌：

“……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陈怀皑之子，其父乃福建口音，还经常好说个北京土语，什么‘塔儿哄’、‘拿糖’、‘二位爷是磁器口’的等等……可生得凯歌却一米八二，宽肩阔背，胸厚臂长；只是从比例上说，腰部过于绵延，托起的上身很高不论，加之平日好穿肥大衣衫，便更显

^① 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下半阙。

得腿短！走起来不仅局促，且在山路上足经常朝里翻，因为凯歌是里八字，右腿还有些罗圈。往脸上看，天庭虽不饱满，腮颊却极方圆，眉似卧蚕，眼如秋水，于平静中常能见出高傲；但鼻子差，呈一棍之梁状，又窄又瘦，想象中是挑不起这张脸的。所以，尽管胡子很倔地朝前撅，尽管腮颊异常方圆，可缺了那鼻峰，非但难成托五形之相，且那胡须也让人觉着除多着几分装饰外，剩下的似乎仅是虚张声势了……”^①

我说过，以上只是谢园“糟蹋”陈凯歌、同学间玩笑的“段子”，只是漫画而已，当不得真。不过，接下来的这段话，可就不是玩笑了：“玩道家面孔和庄禅那自然是狡猾人的手艺。凯歌，您单纯了。这道理很有些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可能没有任何人不认作他是坚强的，他是自己的主人又是生活的强者，但不容易看到的是什么？是保尔·柯察金这小布尔什维克身上有着浓重的‘小布尔乔亚’情调，在硝烟中，在监狱里，在土地上，他不断使自己坚强起来，但所有这些对于坚强的刻意追求，其实正是对纤敏情感柔弱气质的默许与克服……凯歌的内心曾几时平和过。他怕对眼前的事是非功过于认知上太清醒，又担心后人会重蹈覆辙，在某种杞人忧天的幻觉里走上《孩子王》景地，实实在在为自己塑了一个空中楼阁。”^②

这显然是一个更真实的陈凯歌。或者说，是陈凯歌的一个更真实的面。

^① 谢园：《他叫陈凯歌》，引自《当代电影》1993年第1期第86页。

^② 谢园：《他叫陈凯歌》，1993年第1期第87—88页。

真实的陈凯歌，当然既非铜像，又非漫画，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感情充沛、感觉灵敏，且颇有文学功底，又能学而思之的，有个性的人。说陈凯歌是一个学者，或思想家，多少有些过分了，若说他是一个才子，则恰如其分。甭说别的，就说他能写一手好文章，就够让人击节欣赏，也令不少舞文弄墨、卖文为生者汗颜。原来陈凯歌的“副业”干得比一般人的“正业”还强。从他的《千里走陕北》一文，到《少年凯歌》一书，陈凯歌的热情才气，及文字功力，无不让人叹服。

就是他的一篇《秦国人——记张艺谋》^①也写得非同凡响：

西望长安绣成堆。张艺谋是从哪里走出来的后生。不是因为名字，而是他打了实在的主意，为艺谋，不为稻粱谋。为这，他拿着用血换来的相机去走物华天宝的秦地，阿房弃石，兴庆断瓦，去病陵前石雕，始皇穴中兵马。茂陵刘郎已作秋风过客，饮中八仙唯余黄桂稠酒，更有则天武后，以土为女身，万世横陈于关中大地。凡此风物种种，感受浸润足以涤胸襟、壮怀抱，识兴亡，举志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曾经十次登临华岳的张艺谋，远望天地人烟，想到更多的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万家忧乐吧。

家事国事，亲人故人。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稼轩词中说：“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我想这正是艺谋不能被电影学院录取时的心境吧。而他

^① 载《当代电影》1985年第4期第101—107页。

一旦被录取，便会鼓琴而歌，就是更自然的事了。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

这一段写得够文、够美。不过，这既是写张艺谋的文章，又是陈凯歌的自画像。与其说是叙张艺谋之事，更不如说是抒陈凯歌之情。这是典型的，借他人之杯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言他人之事，一样可以自我表现。

同一篇文章中，评张军钊导演、张艺谋与肖风摄影的“第五代”处女作《一个和八个》时，陈凯歌如此写道：“我又以为，能使这部影片远远超过其他许多影片的特征，首先在于它是多年来想见未见的言志之作。我感到，我去看它，需要电影的眼睛，又尤其需要心灵的眼睛。要冷静地把它看作一部不同凡响的电影，还不如把它看作一段路。我们大家都在上头走过，影片里头的苍茫大地，是受过难的中国，银幕上面各形各色的人物，他们的怯弱、盲目乃至勇敢和献身，他们身上沉重的负担和一点点的向往，是包括了我们在内的整整的一个民族。……愤怒、痛苦、决心和热望拢在一块儿，《一个和八个》唱‘大风’。所有的一切，都和创作者们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的。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这实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影评”，而是一种形式独特的“言志”。

更妙的是，还是在那篇写张艺谋的文章中，作者陈凯歌越走越深、越绕越远，忍不住要自己跳出来、说下去：“十几年前开始的‘文革’，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除去了面临崩溃的经济问题，我以为最重要的要算是民族的精神文化的现状了。从恐惧、怀疑和惰性等等，里头产生出来的种种阴暗心理，是改

变民族精神面貌的阻力。总的说来，就是对自己、对大家都没有信心。一个爱冲动的民族往往是受抱怨的。文化人也不例外。我由这种现象想到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所以有了传世的魅力，大约是因为他们并不把自己弄进一个个人和具体的痛苦里头，他们的艺术是会飞翔的一种。我不懂莫扎特，只听人家说，他苦过，又穷了一辈子。可他的音乐却是一只带哨的鸽子，让人听了快活的。这恐怕不能说，他不敢正视世上的苦难，而只能说，他小看那个苦难，别人听了他的音乐就知道该爱什么，该恨什么，别人也就知道，他的痛苦原来是大家的。他到达的悟境确实是少有人能企及的……”——这是陈凯歌在谈历史、谈文化、谈音乐，但同时，陈凯歌也在谈论/表白他自己，希望“小看那个（历史）苦难”，以使自己的艺术“能飞翔”。

这正是：

登山则情漫于山，

观海则意溢于海。

以上“引”了那么多陈凯歌之“言”，无非是想认识陈凯歌、了解陈凯歌的个性气质及精神风貌。我们看到了：

(1) 陈凯歌的文章，喜欢引述古人诗词章句，且四六行文。表明他学识渊博而功力不浅，但在真正的行家看来，却未免“多”而不“化”。

(2) 陈凯歌的文章，喜欢谈历史，说文化，且喜独立思考。表明他思想独到而视野不窄，但若较起真来，却又有些“浅”而欲“飞”。

(3) 通过上述文章，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陈凯歌是在学问与思想装饰之下的热情充沛且壮志凌云的个性，和敏感多才、随

处抒发的诗人气质，以及纯朴洁净、赤诚天真的少年情怀。

这几条，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加以详细的论证。真正能说明问题的，当然还不是他的一篇文章，而是他的迄今为止所创作的全部的电影作品。即：

- (1)《黄土地》(1984年)
- (2)《大阅兵》(1985年)
- (3)《孩子王》(1987年)
- (4)《边走边唱》(1991年)
- (5)《霸王别姬》(1993年)
- (6)《风月》(1995年)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精神凯歌：诗人与少年	(1)
一、“文革”之子	(4)
二、英雄之诗	(18)
三、少年之志	(32)
第二章 《黄土地》：自然与历史	(47)
一、人与大地	(49)
二、善与求真	(65)
三、苦与理想	(80)
第三章 《大阅兵》：反常与常规	(93)
一、剧情与人物	(96)
二、影像与音响	(114)

三、思想与对象	(129)
第四章 《孩子王》：歧义纷纭的呈现	(145)
一、叙事	(148)
二、表意	(161)
三、呈现	(179)
第五章 《边走边唱》：隐秘的精神自传	(195)
一、《命若琴弦》	(196)
二、《边走边唱》	(212)
三、《Life On A String》	(235)
第六章 《霸王别姬》：人生与戏剧	(250)
一、人生故事	(253)
二、影戏形式	(279)
三、文化内涵	(299)
四、电影规范	(315)
第七章 《风月》：男女战争与游戏	(327)
一、真情与谎言	(330)
二、意念与虚饰	(350)
三、摹仿与编造	(370)
第八章 理想冲突：从自然到自我	(381)

一、理想的冲突	(384)
二、自我的演变	(402)
三、思想的尴尬	(421)
第九章 性爱表现：从压抑到变态	(434)
一、压抑	(435)
二、茫然	(450)
三、变态	(465)
第十章 传统与流行：从民歌到俗曲	(478)
一、“酸曲”与“进行曲”	(479)
二、复制与创作	(495)
三、传统戏曲与流行歌曲	(511)
第十一章 物象辞典：从写实到写意	(523)
一、碾盘	(527)
二、灵牌	(531)
三、孤树	(535)
四、月亮	(539)
五、鱼	(543)
六、镜子	(548)
七、风筝	(551)
八、石头	(554)
九、灯笼	(558)
十、空山	(562)

缀语	(568)
后记	(574)

第一章 精神凯歌：诗人与少年

陈凯歌所属的“第五代”是一个特别的群体。这一群中国新电影的创作者、中国电影史的新纪元的开拓者，绝大多数都是北京电影学院 1982 届本科毕业生。

他们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第一批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他们入学之时，正是北京电影学院以及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恢复与重建之时。他们在校几年，是不平凡的“峥嵘岁月”。

他们赶上了好时光。

1978 年后，随着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整个中国虽然百废待兴，然而全国人民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对重新奋飞、振兴中华充满了理想与希望。那是一个上下一心、生机勃勃的时代。

那是一个改革与开放压倒一切的时代。高考制度的恢复，虽然一时尚未走上正轨，难以恢复“文革”之前的旧观，从而部分地留有“文革”的痕迹；然而这一大时代的“恢复”，远非以

(“文革”前) 17 年为目标, 而是在新的改革、开放形势下的“重建”。它的目标比之十七年更加远大, 视野无疑更加开阔。

具体对北京电影学院及其第一届经高考入学的陈凯歌、张艺谋们而言, 这是一个思想解放、国门大开的年代。他们不仅能逐渐看到“文革”中曾封存起来的 50 年代及 60 年代上半期的新中国经典影片, 还可以看到中国 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早期影片; 他们不但可以看到成就非凡的(前)苏联电影, 而且还可以看到被禁或被封达数十年之久的欧美影片。进而, 他们不但能看到为 17 年电影史翻案, 拨乱反正的文章及理论课, 还能看到、听到更新锐、更“解放”的对西方电影及其西方电影理论进行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价的文章和发言; 他们不仅可以见到并且可以参与对历史/电影史的重新审定及重新评判, 更可以听到且可以参与对新电影、未来电影发展方向的探讨与设计……

他们的时代比其师辈开放。

他们的思想比其师辈解放。

他们的视野比其师辈开阔。

他们的心情比其师辈急切。

他们的志向比其师辈远大。

这就是: “朱辛庄内, 153(名)同学, 少年无羁, 十足狂妄。评点今古, 奋发向上, 欲与前人争短长”的来历。陈凯歌“遥想当年”, 所说是实。这也正是“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酋。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春风貌及时代精神。

他们所面对的是“文革”的废墟。虽然缺乏建筑的完整的基础, 反而能显出废墟旁的人的伟岸与高大, 激起废墟边的人的雄